

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唐献陵 陵园遗址勘探 陵园建筑遗址发掘

摘要:2010~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唐高祖李渊献陵陵园遗址和陪葬墓区展开全面考古勘探,2012年对陵园南门门址、南门西侧门阙基址,以及献陵北建筑遗址Ⅰ号大殿基址、西侧Ⅱ号配殿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陵园遗址的整体范围、布局和陵园建筑基址的形制得到较为全面的了解。

KEY WORDS: Xianling Mausoleum of the Tang Prospection Excavation

ABSTRACT: From 2010 to 2011, the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prospection at the Xianling Mausoleum site complex and area of *peizangmu* (attendant tombs). In 2012, the Institute excavated the south gateway, foundation of the gate tower at the western entrance of south gateway, No. 1 primary palace at the northern architectural complex, and No. 2 side hall of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palace. The fieldwork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entire layout,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ections, and architectures inside the mausoleum.

“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是国家文物局2005年首批确定的全国100个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该项目自2006年正式开始,至2012年底已经先后完成乾陵、顺陵、建陵、贞陵、崇陵、桥陵、泰陵、景陵、光陵、定陵、献陵等唐代帝陵的考古调查、勘探、测绘工作。唐献陵陵园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是这一项目的年度项目,意在通过大面积考古调查、勘探和小面积发掘来全面了解陵园的范围、布局、形制、保存状况等信息,为献陵陵园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翔实的依据。

唐献陵的考古工作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对陵园、神道和下宫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勘探面积共计601263平方米;2011年1月至5月,对献陵陪葬墓区进行全面调查和考古勘探,勘探面积1672105平方米;2012年4月至12月,对陵园南门门址、献陵陵园北建筑群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陵园四门、神道掩埋于地下的石刻进行清理。目前献陵陵园遗址的调查、勘探、发掘资料正在进行系统整理,着手编写考古调查报告。现将此次调查、勘探和发掘的主要收获简单介绍如下(图一)。

一、唐献陵概况及以往调查情况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566~635年)献陵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县城东北部约20公里处的徐木塬上。陵园遗址区东西横跨三原、富平两县,陵园封土、南神道位于咸阳市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地域内,下宫位于塬下的徐木乡唐村;陵园北门位于渭南市富平县华庄子村,献陵陵园北建筑群遗址和陪葬墓区位于富平县吕村乡新庄村。西距唐武宗端陵约4公里,西北距唐敬宗庄陵约6.5公里,东距西汉太上皇(刘邦之父)的万年陵约7.5公里。《新唐书》载:“三原……永康陵在北十八里,献陵在东十八里,庄陵在西北五里,端陵在东十里”^[1]。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刘庆柱、李毓芳对唐十八陵进行了系统调查工作,并将调查成果公布于《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中。其中就有对献陵陵园、石刻及陪葬墓调查成果的简单叙述:献陵积土为冢,陵台高约19米,形如覆斗,陵台底东西长130米,南北宽110米,顶部东西长30米,南北宽10米。献陵陵园四神门外各有石虎一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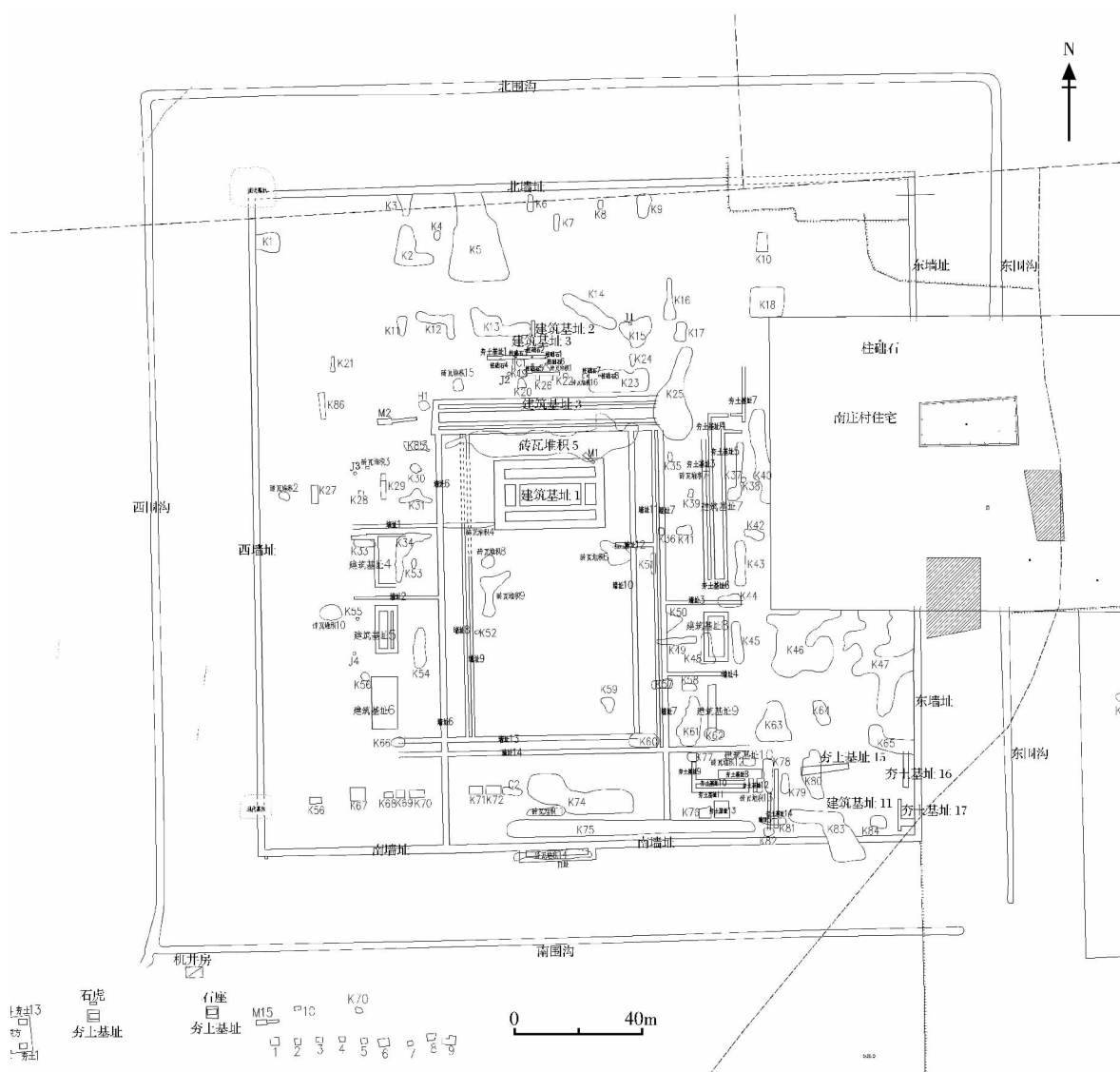


图一 献陵陵园平面分布图

神道有石望柱和犀牛各一对。陪葬墓集中分布于陵东北部,地面现存封土 30 座,陪葬墓区东西长 4000 米,南北宽 1500 米,西起富平县吕村公社新庄大队道理村,东至褚家塬双宝村,北至北吕村,南到贺家塬、王家庄一带^[2]。1995 年至 1997 年,巩启明曾三次到三原县对献陵进行踏勘,在其发表的《唐献陵踏查记》中对献陵陵园遗址有如下介绍:现存封土呈覆斗形,位于陵园内中部偏东,为夯筑而成。顶部平坦,呈长方形,顶部东西长约 30 米,南北长约 10 米,高约 19 米。底边东西长 139 米,南北长 110 米,面积 15290 平方米^[3]。

二、此次调查的献陵陵园形制和遗址分布情况

献陵陵园属于“封土为陵”,本次勘探显示,陵园以封土为核心,四周修筑夯土墙垣,墙垣四面正中辟门,门址外各有石虎 1 对、门阙 1 对。陵园南门外为向南延伸的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犀牛和石柱各 1 对。下宫位于陵园西南约 1260 米。陵园以北距北门址 180 米发现一处建筑群遗址,暂名献陵北遗址。陪葬墓区位于陵园东北,分布区域大致呈三角形,东西长约 5 公里,南北长约 2 公里。



图二 献陵北遗址平面形制图

现存封土呈覆斗形,位于陵园内中部偏东,为夯筑而成。顶部平坦,呈长方形,顶部东西长约30、南北长约12米,底边东西长140、南北长110、高约18米。经勘探在封土南部发现2条东西并列的墓道,方向 181° ,长度均为61米,两墓道间距为10.7米。两条墓道大部分压于现代建筑 and 水泥路面之下,但仍可探出墓道基本形状。西侧墓道略宽,4.9~5.5米,东侧墓道略窄,4~4.8米。东侧墓道上勘探出3处天井,西侧墓道因现代建筑覆盖,无法全面勘探。

陵园平面形状略呈方形,方向 364° ,墙垣南北长451、东西宽448米。墙垣底宽约2~2.5米,夯层厚12~20厘米不等。墙垣基址两侧地

面可见大量瓦片及白灰墙皮残片,瓦片中板瓦较多,筒瓦较少,偶有莲花瓦当残块发现。陵园墙垣四角筑有曲尺形的夯土角阙台基址,除东南角阙基址保存较好外,西南角阙、西北角阙部分被破坏,东北角阙几乎破坏殆尽。

陵园墙垣四面中间原分别建有门,各门址保存情况不同,形制和规格相同。均由门址、门阙、门外石虎构成。西门址破坏严重,南门址被水泥路打破,北门址被现代水渠打破。东门址相对较完整,南北长26、东西宽14米,门址外有门阙1对,门阙为夯土筑就,平面为三出阙的形制,石虎距离门阙125米,两石虎间距33米。

南门石虎与石柱之间为陵园神道,长度404

米,两石柱间距 37 米,未探出路面遗迹。

下宫遗址位于乳阙以南 1210 米,偏西 370 米,现为三原县长城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厂址,仅在四周发现少量夯土基址和大量砖瓦堆积,遗址整体面貌不清楚。

献陵北遗址位于献陵陵园东北,其西侧围沟恰好位于北司马道中轴线,遗址南垣墙与陵园北门石虎间距 46 米(图二)。

三、献陵北遗址

2012 年 6 月,考古队在对献陵陵园北部区域进行调查时在乡村路边发现大量砖瓦堆积,其中包括与献陵南门门址相同的戳印文字绳纹条砖,经向当地群众了解,得知砖瓦出土位置大致位于献陵陵园以北约 200 米处,分布范围约 200 平方米。并在该区域发现了群众平整土地时推出来的 8 块柱础方石,结合这些情况可以推断这是一处与献陵有密切关系的大型建筑遗址区。7 月即对该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在区域内发现围沟、墙垣和大型建筑基址等多种遗迹现象。由于对该遗址的性质还不明晰,因此暂名为献陵北建筑遗址。勘探结束后选择了遗址内的中心大型建筑基址 F1 和一处小型建筑遗址 F5 进行发掘,以验证勘探工作的准确性,并试图了解遗址的性质(封三,1)。

通过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得知遗址平面形状为方形,垣墙为夯土结构,南北长 223 米、东西宽 221 米,垣墙外围有一圈围沟,距离垣墙 30 米,围沟上口宽 2 米,遗址的西侧围沟与北司马道中线重合。南垣墙中部偏西辟门,门址距离西南角 88 米,距离东南角 108 米。门址仅发现两道东西向夯土基槽,东西 26、南北 6 米,其中南侧基槽凸出垣墙,北侧基槽与垣墙连为一线。北部现存一扰坑,未发现基槽,推测此门址形制不全,北部还应有一道基槽被扰坑破坏。

遗址中部偏北有 1 座大型建筑基址,编号为 F1。平面形制略呈“回”字形,东西 37 米、南北 23 米,南北向、东西向均有四道夯土基槽。遗址破坏较严重,柱网和地面结构完全破坏,仅北部有大量砖瓦堆积,东西两侧和南部地层极浅,没

有堆积层,耕土层下即为基槽。F1 四周围绕一圈回廊状夯土基址,北部与 F1 间隔仅 8 米,南部与 F1 南缘相距 69 米。四周回廊状基址均由数个条状基槽构成,基槽宽 1.5 米左右。

北部回廊状基址编号为 F2,由四道夯土基槽构成,西端封闭,东端被扰坑损毁,南北宽约 12、东西长约 80 米。东西两侧回廊状基址分别由 3 道夯土基槽构成,宽约 11、南北长 100.5 米,南端与南部回廊相连,只有外侧一道夯土基槽继续向南延伸与南垣墙相连。南部回廊状基址由两道夯土基槽构成,宽 6.3 米,东西两端越过东西两侧回廊继续向两侧延伸,西侧延伸出 12 米,东侧延伸出 26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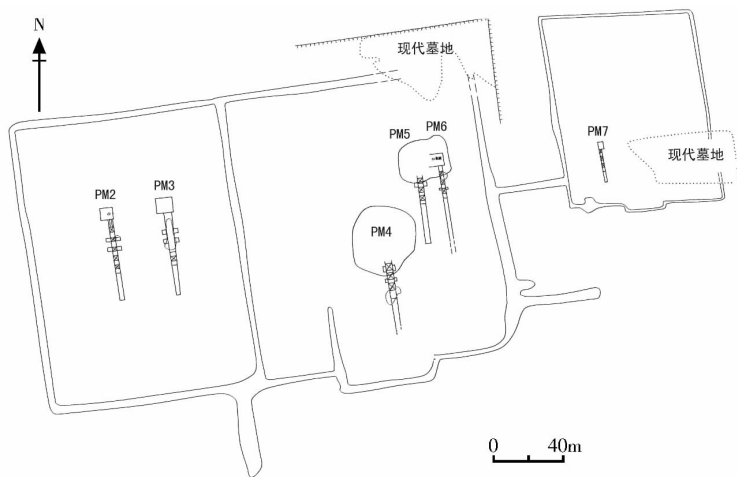
F2 以北还有一处建筑基址,编号 F3。2012 年平整土地时推出来的 8 块柱础石就出自该处,还推出过条砖垒砌的台基等遗迹。该建筑基址破坏严重,外轮廓不清楚,仅勘探出 3 排 8 块柱础石,两道夯土基槽,柱础间距东西 3.7、南北 2 米,且柱础石置于基槽上。建筑基址的大致范围东西约 38、南北约 20 米。

在回廊状基址东西两侧分布有 3 对长方形小型建筑基址,西侧为建筑基址 F4、F5、F6,东侧为建筑基址 F7、F8、F9。西侧 3 座建筑基址均南北长 18、东西宽 8 米,破坏较严重,仅存夯土基槽。东侧的 F8、F9 形制与基址 F4、F5、F6 相同,只有 F7 形制有所不同,向北延伸至建筑基址 F2 一线,南北长 57 米、东西宽 8 米,而且东北另伸出一条基槽继续向北延伸,但因为该处地层较浅,遗迹破坏严重,无法探出更多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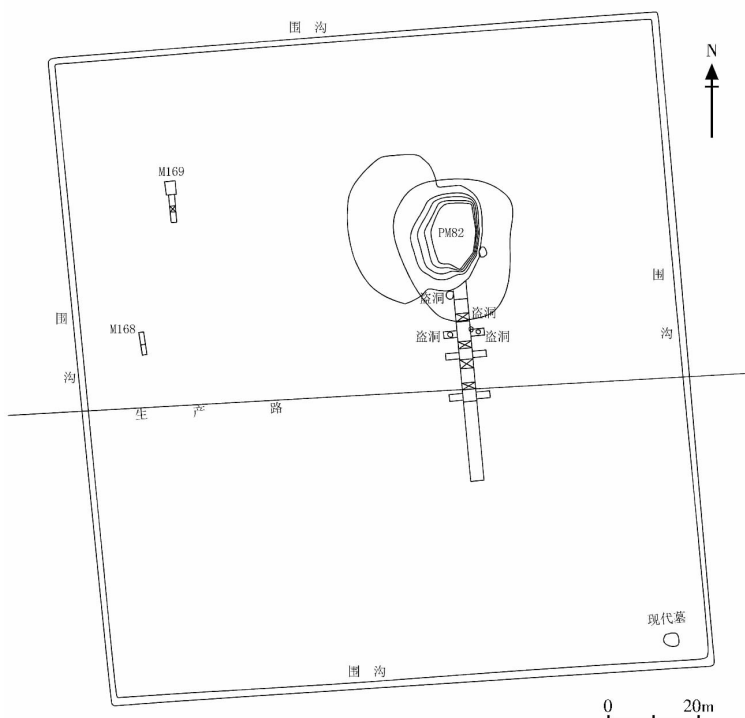
献陵北遗址内还探明 84 座灰坑,其中大部分形状不规则,为各个时期形成的扰坑,还有 10 余座坑为形制规整的长方形或方形活土坑,其性质、用途暂不明晰,勘探结束后选择了一处活土坑 K29 进行发掘。

四、献陵陪葬墓

2011 年 1 月至 5 月,唐陵考古队对唐高祖献陵陪葬墓区进行考古勘探,共计探出各类古墓葬 289 座。探明了献陵陪葬墓的分布范围和详细数量,发现了多处有规律排列的集中墓园和不同



图三



图四

类型分散排列的陪葬墓墓园。

献陵陪葬墓分布于献陵北部和东北部的富平县吕村乡一带,该地旧称荆山原,地势高敞、开阔,土层深厚,旧时墓冢成群。陪葬墓区东西长约5000、南北宽约2000米,西起渭南市富平县吕村乡的新庄和道理村,东至褚家塬双堡村,北至北吕村,南到贺家塬、王家庄一带。

献陵陪葬墓区范围内共勘探出289座墓葬,依据其墓园结构和墓葬形制、规格,其中93座墓葬可以确定为献陵陪葬墓。这些墓葬的特征是

规模较大,外围有围沟,墓葬有长斜坡墓道和数量不等的天井、过洞,其中28座保留有封土。其余196座墓葬规模小,墓葬结构简单,或墓向为东西向,均不符合献陵陪葬墓规格,甚或不是唐代墓葬,因此排除在外。

陪葬墓墓园外围基本都以围沟为界,围沟平面分为长方形、方形和倒“凸”字形三类,部分陪葬墓的围沟被破坏,形制不详。其中长方形围沟42座、正方形围沟2座、倒“凸”字形围沟40座,另有围沟被破坏和未发现围沟的有9座。绝大多数墓园围沟内只有1座墓葬,也发现个别墓园内有2座或3座墓葬的现象。

围沟内有1座墓葬的占绝大多数,共计78座,围沟内有2座墓葬的有3座,围沟内有3座墓葬仅有2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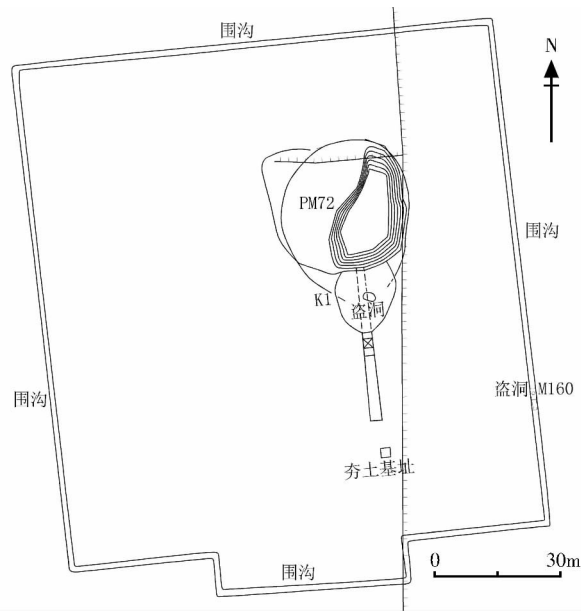
墓室分为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构筑方式也分为土洞和砖室两种。有26座墓葬因地表封土太厚无法勘探,已探明的67座墓葬中单室墓59座、双室墓8座,其中土洞墓24座、砖室墓43座。

陪葬墓的大小、规模有所不同,相应天井数量也不尽相同。陪葬墓中有14座墓葬因地表有建筑物或是墓道被破坏而导致无法完整统计,其他陪葬墓统计结果为:7天井8座、6天井2座、5天井39座、4天井5座、3天井18座、2天井2座、1天井5座。

总体来看,墓葬规模的大小、过洞天井数量的多少、等级的高低与距离献陵的远近没有直接关系。以下以几座典型的墓园为例,介绍献陵陪葬墓的三种围沟类型,以及墓园内不同数目墓葬的分布方式。

1. 长方形或倒“凸”字形墓园,墓园内有2到3座墓葬。

PM2和PM3墓园围沟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35、东西宽约101米,墓园中并列两座墓葬,钻探未发现封土,墓葬规模相近,PM2长43米,有5天井、5过洞、2对壁龛;PM3长45米,只发现2过



图五

洞、1天井、2对壁龛。

PM4、PM5 和 PM6 墓园围沟平面为倒“凸”字形，南北长约 135、东西宽约 101、围沟截面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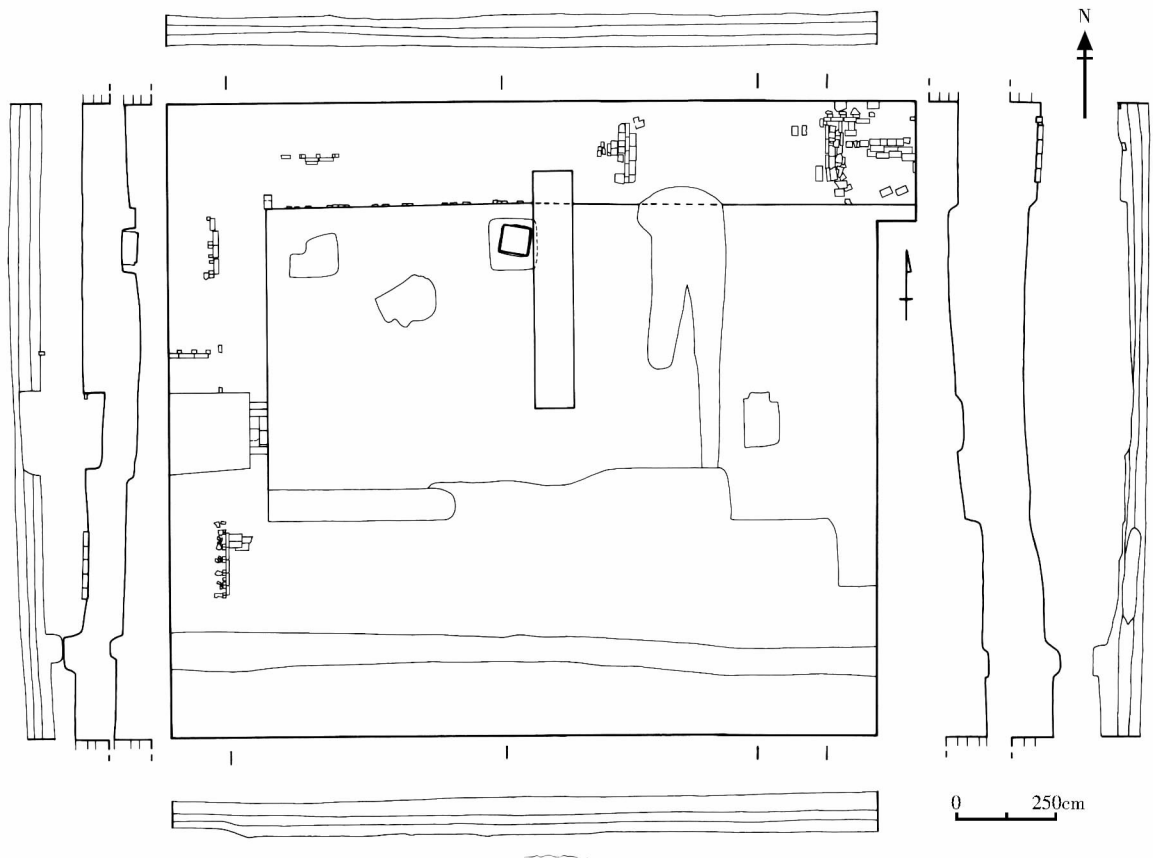
2.5~3.5 米。墓园内有 3 座墓葬，中部大型墓葬为 PM4(据墓前标志碑为李神符墓)，南北总长 60 米，发现 2 天井、3 过洞。PM5 和 PM6 葬墓位于墓园内东北部，从钻探情况看，地下部分封土基础是连为一体的，地面上封土则只覆盖在 PM5 墓上。PM5 墓长 47 米，PM6 墓长 53 米。

PM7 墓园围沟平面为倒“凸”字形，南北长约 91、东西宽约 71、围沟截面宽 1.3~2 米。墓园内只有 1 座陪葬墓，且位于园内西南角，墓葬全长 18 米，地面未见封土，有 3 个天井(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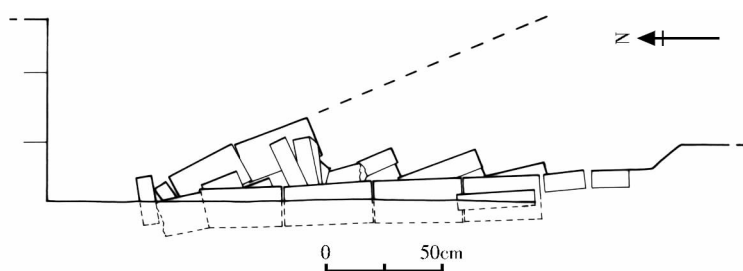
2. 方形墓园，内有墓葬 1 座。

PM82 墓园围沟平面接近正方形，南北长约 142、东西宽约 132、围沟截面宽 1.3~1.5、沟底距现地表深 1.8~2.1 米。填土为松散的花土，含零星灰烬颗粒。墓葬位于墓园中部偏东，长斜坡墓道、5 过洞、5 天井、3 对壁龛、甬道和墓室，探明部分南北长约 66.5 米。在墓道北部发现盗洞 3 处。地面残存小范围封土(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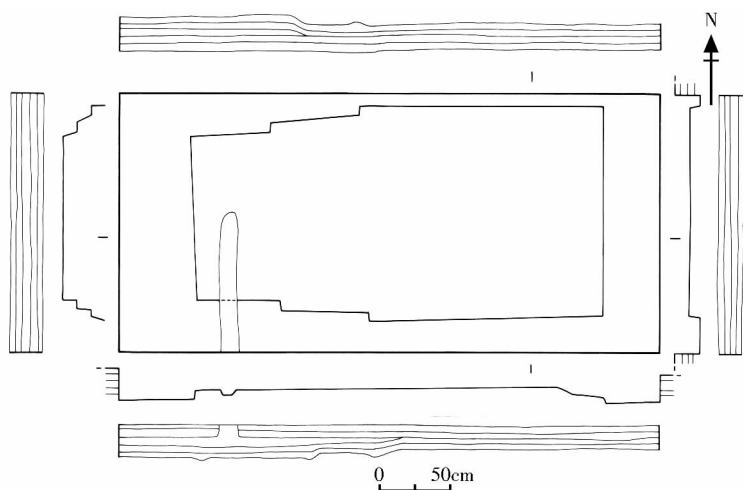
3. 倒“凸”字形墓园，内有 1 座墓葬。



图六 献陵陵园南门门址



图七 献陵园南门口 T2 东侧漫道



图八 献陵南门口西侧门阙

PM72 墓园的围沟平面呈倒“凸”字形,南北长约 122、东西宽约 115、沟截面宽约 1.3~1.5、沟底距现地表深约 1.8~2 米,围沟南段中部向南凸出 8 米,东西宽约 46 米。墓葬位于墓园中部偏东,南北总长 67 米,墓道北部被活土坑 K1 和盗洞所打破,其过洞、天井数量不详。地面现存留残缺的小范围封土(图五)。

排除在献陵陪葬墓范围之外的 196 座墓葬大致以汉墓和小型唐墓为主,汉墓多为竖穴墓道洞室墓,墓向不固定,小型唐墓多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平面多呈刀把形,墓向以南向为主。如在李神符墓以东发现约 60 座集中分布的小型唐墓,这些墓葬多呈刀把形,相互之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墓地明显经过事先规划,墓地性质尚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证实。

五、考古发掘

本年度考古发掘工作主要为两处,一处为献

陵南门口遗址,另一处为献陵北遗址建筑基址 F1、F5 和活土坑 K29。发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钻探结果,二是了解遗址的保存情况,三是了解初唐时期陵园重要建筑遗址的结构等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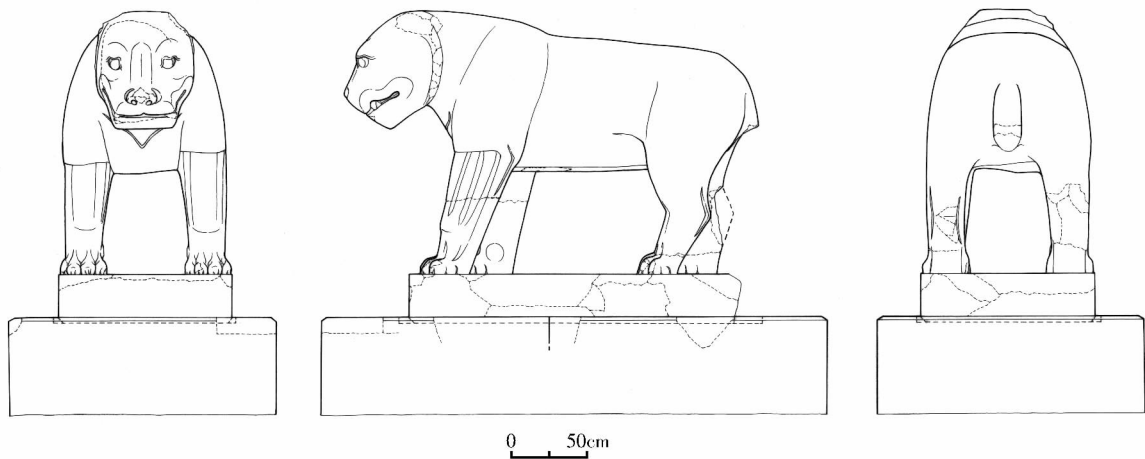
献陵南门口遗址选择南门口、南门口西侧门阙进行考古发掘,南门口遗址由门口、双阙、1 对石虎构成,因门口东侧修水泥路,门口东半部分和东侧门阙已经损毁。门口仅存夯土基础,东西残长 19、南北宽 12 米,夯土基础上的踩踏面、墙基均已不存,仅在北侧中部发现方形柱础石 1 件,也已偏离原位。夯土基础南缘破坏严重,西侧和北侧保存较好,尚保留部分砖铺散水外侧的侧立挡砖(图六;图版四,1)。门口北部清理出两处台阶或漫道迹象,西侧一处仅剩东侧边缘,东侧一处仅剩西半部分,东侧边缘被损毁,宽度不详,从残留的台阶修砌方法可以推测复原门口台基的原始高度和位置(图七)。

南门口西侧门阙目前仅剩基础部分,地面以上阙体已经完全被破坏。基础为夯土结构“三出阙”,由东向西分三段渐次收窄。东西长 14.5、阙体东侧宽 7、西侧宽 5.6 米(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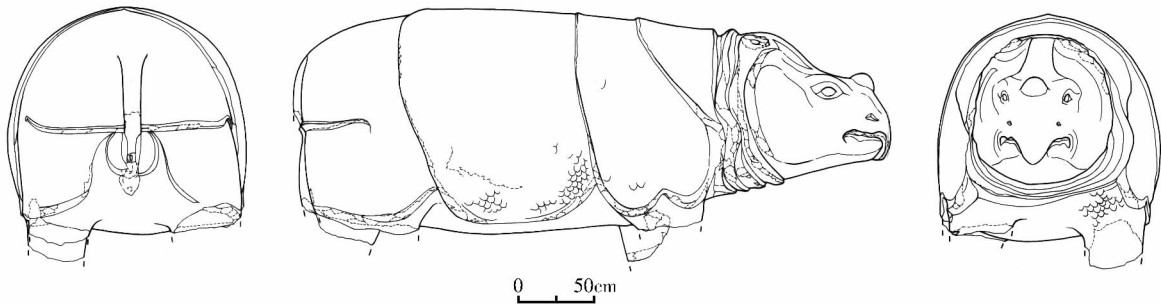
六、石刻清理

献陵四门现存 6 件石虎,南门口现存东侧石虎,该石虎也是陵园内现存最为完整的 1 件;西门两只石虎被永和村十组的农家宅院分隔南北,石虎均置立于石座旁边,腿均已断;北门现存西侧石虎,置于石座北部,腿已断;东门地面可见北侧石虎,仅露出背部,南侧石虎完全掩埋于地下。南神道地面现存石刻为东侧石柱和西侧石柱底座,本次清理出土西侧石犀牛和西侧石柱柱身。献陵还有 2 件石刻现存于碑林博物馆,1 件为神道东侧犀牛,1 件为南门口西侧石虎。

现以保存较好的南门口东侧石虎为例介绍献陵石虎的形制特征。石虎位于陵园南门口外麦田



图九 献陵陵园南门东侧石虎



图一〇 献陵南神道西侧犀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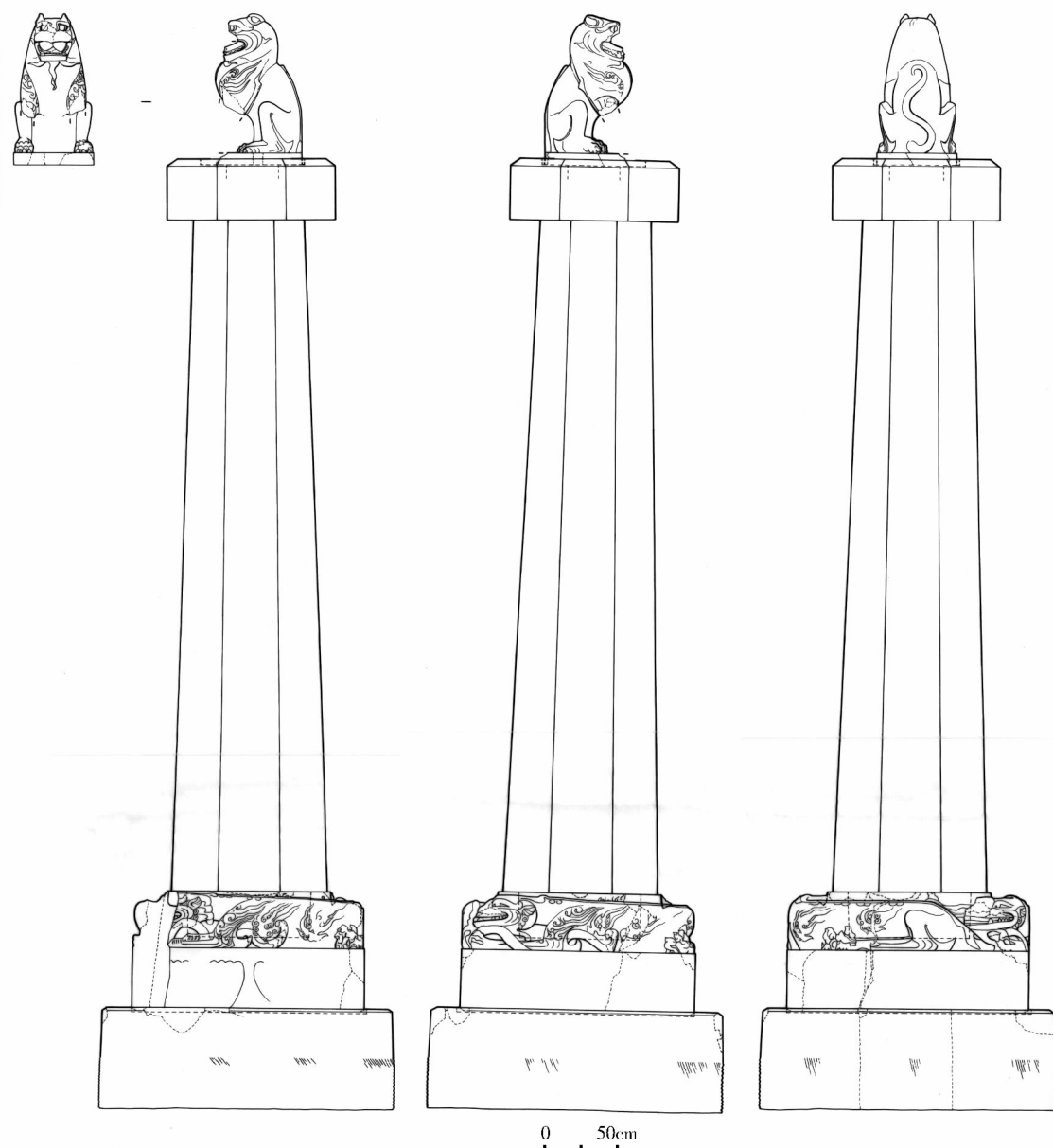
中,为石灰岩质地,头朝西。虎身与踏座为一整块石料雕成,踏座下还有一块长方形基座。石刻通高(含两层踏座)2.64米,石虎身长2.7、宽1.06、高1.72米。两耳、腮须、尾以及踏座后部残损,右侧面部自上而下有一道较为严重的纵向裂痕,四肢中部皆存在横向裂痕。石虎头部浑圆,闭口露犬齿。腹部凿透,四肢连于踏座,左侧前、后两肢前迈,呈行走状。前胸刻画有“V”字形线条表现胸肌,尾部呈扁圆柱状垂下,现已残断,末端原应连于踏座之上。尻尾下不表现生殖器。石刻上有两处刻铭,一处左侧后腿下方的上层踏座立面上,可辨为楷体字,惜字迹漫漶不清;另一处在前胸左侧,自上而下刻有一行文字“武德拾年石匠小汤二记”,字体为行楷(图九;图版四,2)。

石犀牛现存神道西侧1件,埋于地下。头向东,右侧前后肢较左侧靠前,故原应呈行走状。

现存躯干部分,四肢均从上部残断,尾部中段以下残。体长387.6、体侧宽137.5、残高154.8厘米。形态与西安碑林存的东侧石犀基本相同(图一〇)。永合村五组一农户院中存有两块犀牛腿部残段,其中一块上甲片较清晰。

神道东侧石柱现立于地面,石柱保存基本完整,盘龙石座有所残损,柱端石兽前腿和脸部残损,柱身风化严重,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花纹图案(图一一)。西侧石柱翻倒埋于地下,柱身上有三个面还残留有清晰的花纹图案。

在陵园东北部还有1座石刻佛殿,现存庀殿形制的石佛殿和底座残部。石刻底座上的刻文有“贞观十三季……右监门中郎将延陵子齐士员”等字,还有香炉、菩萨的图案。石佛殿正面开深龕,龕内高浮雕一坐佛和二侍立菩萨,龕内壁两侧线刻佛弟子、菩萨、飞天等内容。佛殿两侧还有供养人和侍从,右侧明显为女性供养人和侍



图一— 献陵南神道东侧石柱

女,左侧破坏严重,应为男性供养人。该件石刻造型精美、形制复杂,是初唐时期少见的单体石佛殿及造像形式,拟另撰专文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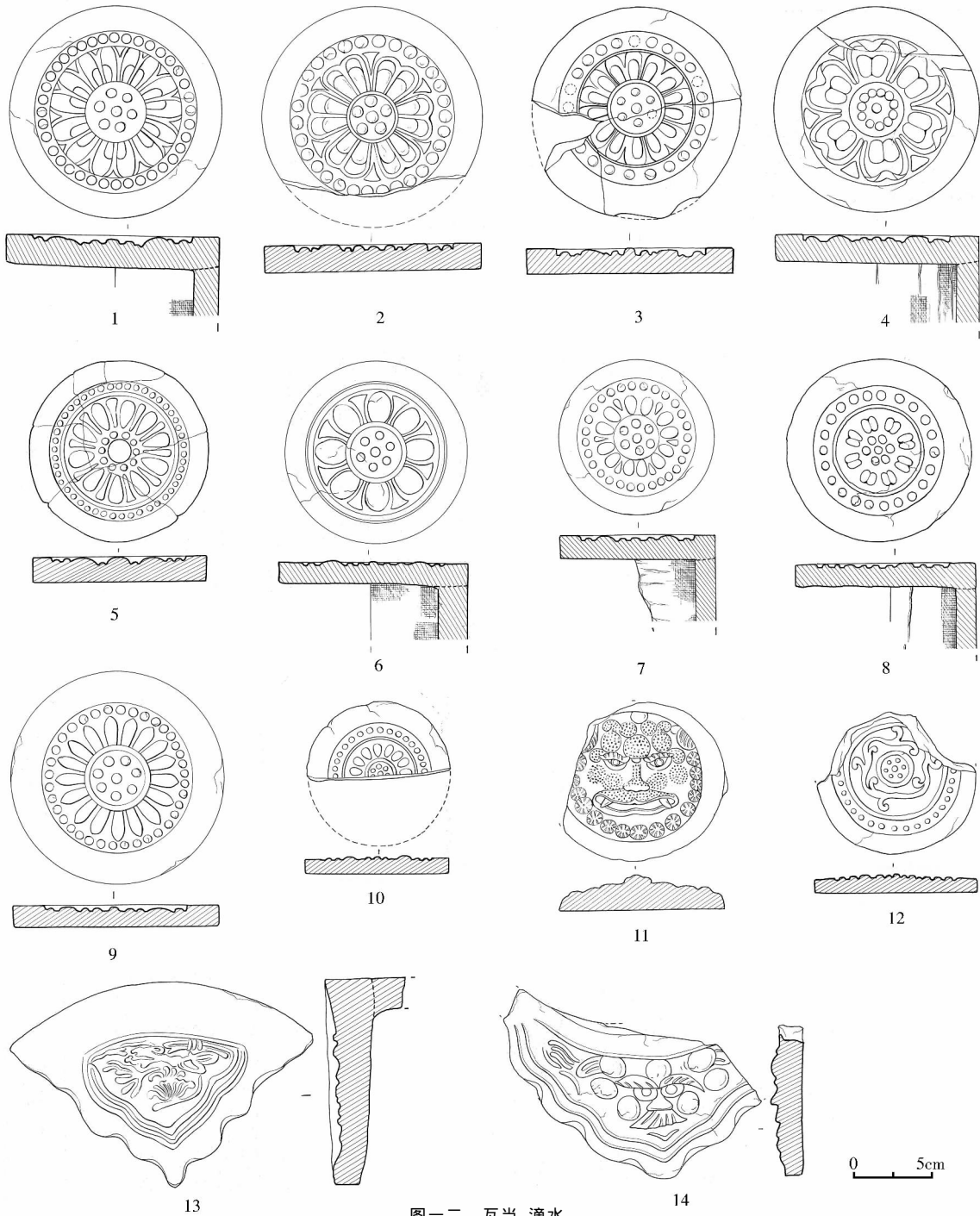
七、出土遗物

本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以各类建筑材料为主,包括条砖、方砖、筒瓦、瓦当、板瓦、滴水、鸱尾等,条砖多数有戳印文字,部分板瓦也戳印文字,但是筒瓦上尚未发现文字。瓦当以莲花纹瓦当

为主,且花纹样式较多。

1. 瓦当 均为泥质灰陶,圆形,部分瓦当表面有青捏处理,背面为素面,现存瓦当大部分均和筒瓦分离,和筒瓦的结合部有刻划痕迹。唐代瓦当纹饰题材以莲花纹为主,草叶纹和兽面纹瓦当为宋代或更晚时期。

(1) 莲花纹瓦当 莲花纹一般分为内外三层,中心为莲蓬造型的当心,饰数量不等的莲籽。第二层的莲瓣造型分为以椭圆形莲瓣、凸棱线构成的复式莲瓣和只有椭圆形莲瓣不饰凸棱线的



图一二 瓦当、滴水

1.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1 2.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3②:3a 3.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46a 4.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11 5.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 西探沟 1 填土:9 6.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2 7.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5:1 8.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4 9.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48b 10.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4②:6b 11.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②:10 12. 2012 献陵南门西阙 T1④:5 13.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②:23 14.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60

单式莲瓣两类。第三层为一圈联珠纹,亦有部分瓦当没有这一层纹饰。以下将莲花纹瓦当按照复式瓣和单式瓣两类进行介绍:

复式瓣 4 件。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1,带筒瓦,直径 14、厚 1.1 厘米。当心为凸台状 7 籽莲蓬。莲瓣为 7 对复式瓣,花瓣顶端起

尖,呈卷叶状,莲瓣外周饰一圈凸棱。最外围饰联珠纹(图一二,1;封三,2)。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3②:3a,直径 15、厚 1.2 厘米。当心为 6 籽莲蓬,周饰一圈凸棱。莲瓣为 6 对复式瓣,两对花瓣之间外侧饰一枚“T”形凸钉。外周饰一圈联珠纹(图一二,2)。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46a,直径 14.5、厚 1.1 厘米。当心为 7 籽莲蓬,外周饰一圈圆形凸棱。莲瓣为 14 枚复式瓣,花瓣顶端翻起,花瓣外饰一圈凸棱。外周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3)。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11,带筒瓦,直径 14、厚 1.1 厘米。当心为 12 籽莲蓬,周饰一圈圆形凸棱。莲瓣为 6 对复式瓣,花瓣以两道凸棱线勾勒,顶端呈卷叶状,每两枚花瓣之间外侧饰三角形凸钉。外周末饰联珠纹(图一二,4;封三,4)。

单式瓣 6 件。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 西探沟 1 填土:9,直径 13、厚 1 厘米。当心为一圆形宝珠,四周围绕一圈 10 枚联珠纹。莲蓬外为 10 枚莲瓣,两枚莲瓣之间以长凸棱分隔,莲蓬外有一圈凸棱。最外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5)。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2 带筒瓦,直径 12.5、厚 1 厘米。当心为圆形 7 籽莲蓬,四周饰一圈凸棱。莲蓬外侧为 8 枚莲瓣,每两枚莲瓣之间以“T”形凸棱分隔,外周无联珠纹,只有一圈凸棱(图一二,6;封三,3)。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5:1,带筒瓦,直径 10、厚 1 厘米。当心为凸台状 7 籽莲蓬。莲蓬外为 6 对椭圆形莲瓣,每两对莲瓣之间饰一枚凸钉。外周一圈联珠纹(图一二,7;封三,5)。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2②:4,带筒瓦,直径 13、厚 1.1 厘米。当心为 7 籽莲蓬。莲蓬外有 8 对莲瓣,四周饰一圈凸棱。外周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8)。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48b 莲花纹瓦当,直径 14、厚 1.2 厘米。当心为 8 籽莲蓬,周饰一圈凸棱。莲蓬外为 17 枚莲瓣。外周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9)。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4②:6b,瓦当仅剩一半残块,直径 8.5、厚 0.8 厘米。当心为 7 籽莲蓬,外周饰一圈凸棱。莲蓬外为花瓣,残见 8 枚,外周饰一圈凸棱。最外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10)。

(2) 兽面纹瓦当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②:10,瓦轮边缘残损,复原直径 11、厚 2.2 厘米。瓦面隆起,中心为

兽面纹饰,兽面未刻画边缘轮廓,表现出眼、鼻、口、眉、额,围绕兽面布满圆形凸起,凸起上有戳点(图一二,11)。

(3) 草叶纹瓦当

2012 献陵南门西阙 T1④:5,边缘残损,直径 10 厘米,厚度 1 厘米。当心为 7 籽莲蓬,外周饰一圈凸棱。莲蓬外环绕四组勾连草叶纹饰,外周饰一圈凸棱。最外为一圈联珠纹(图一二,12)。

2. 滴水 出土数量较少,有兽面纹及草叶纹两种题材,时代应在宋代以后。

(1) 草叶纹滴水 滴水顶部为上弧形,显示连接板瓦为拱面向上。边缘轮廓为波浪状,底端为水滴尖,滴水表面模印草叶纹饰。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②:23,残块拼接修复。滴水四周饰两道凸棱。宽 18、高 14、厚 3 厘米(图一二,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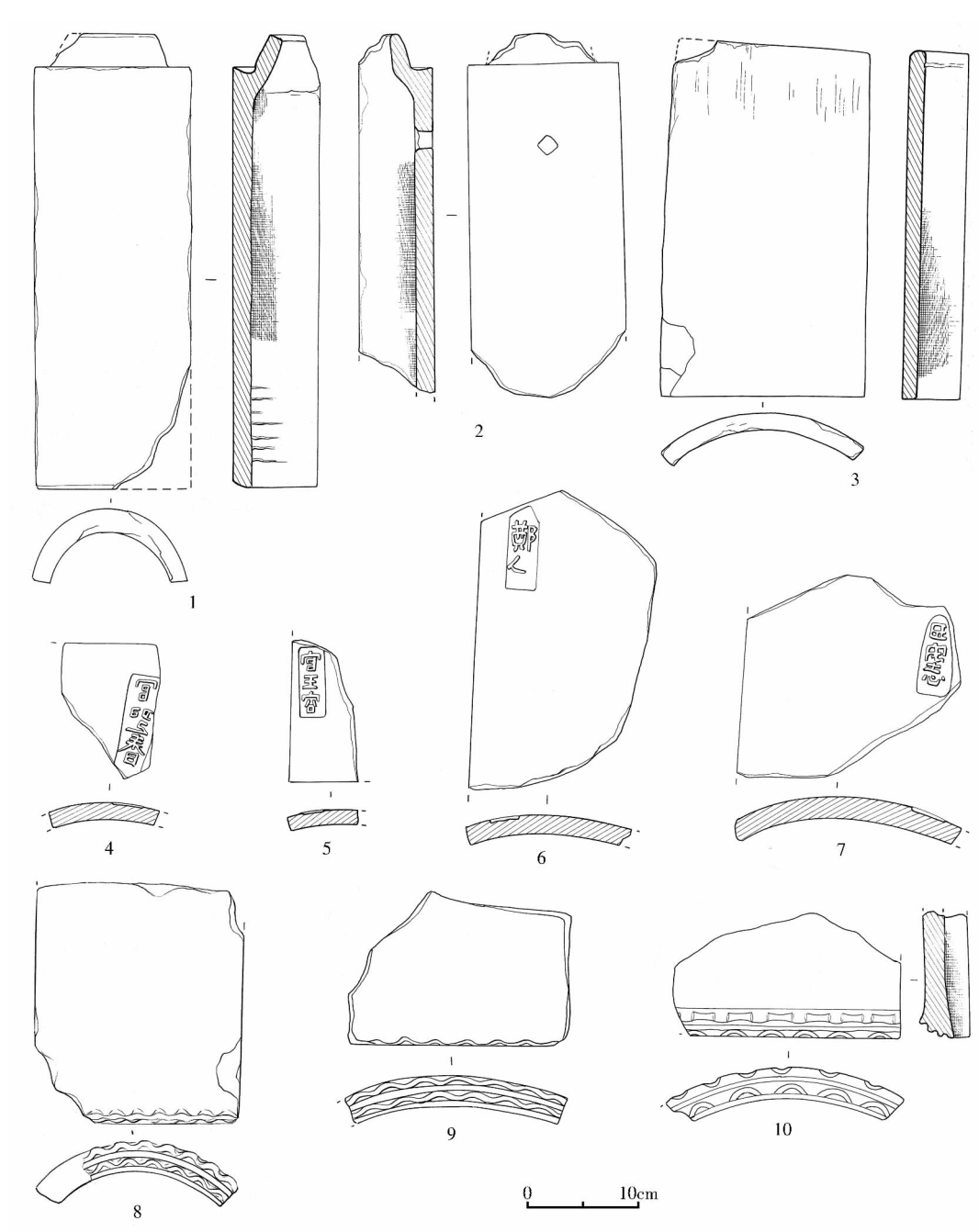
(2) 兽面纹滴水 滴水顶部为下弧形,显示连接的板瓦为内凹部向上。边缘轮廓呈波浪状,滴水表面中间模印兽面纹饰。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60,一角残损。残宽 16、高 12、厚 2 厘米(图一二,14)。

3. 筒瓦 表面光素,内衬细布纹,部分表面做青棍处理。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②40b,一角残损。瓦唇为圆拱形,向下倾斜。表面有刮削痕迹,青棍处理。长 41、宽 14、厚 2.5 厘米(图一三,1)。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②:27,残断。背部前端有 1 枚方形钉孔。残长 32、宽 14、厚 1.8 厘米(图一三,2)。

4. 板瓦 表面光素,内衬细布纹,部分表面做青棍处理。部分板瓦表面戳印文字,文字 1 到 3 个字不等,字有正反印,内容主要是人名,如“官某某”,“匠某某”等,有的则只有姓。还有一类板瓦较宽的一端加工为波浪状花口沿,为花口板瓦,应该是用于屋面前檐处。

(1) 普通板瓦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34,复原。内侧可见 4 个支点痕迹。长 31、宽 18、厚 2 厘米(图一三,3)。

(2) 戳印文字板瓦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②:38a,残。表面反印“官赵春”3 字。残长 12、残宽 9、厚 1.6 厘米(图一三,4)。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20,残。表面反印文字“官王容”。残长 12.5、残宽 6、厚 1.5 厘米(图一三,5)。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②:38d,残。表面戳印“郑人”。



图一三 筒瓦、板瓦

1.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④40b 2. 2012 献陵南门址 T2②:27 3.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34 4. 2012 献陵南门址 T1②:38a 5. 2012 献陵南门址 T1③:20 6. 2012 献陵南门址 T1②:38d 7. 2012 献陵南门址 T1②:38c 8.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4②:5 9. 2012 献陵南门址 T1③:55 10. 2012 献陵南门址 T2②: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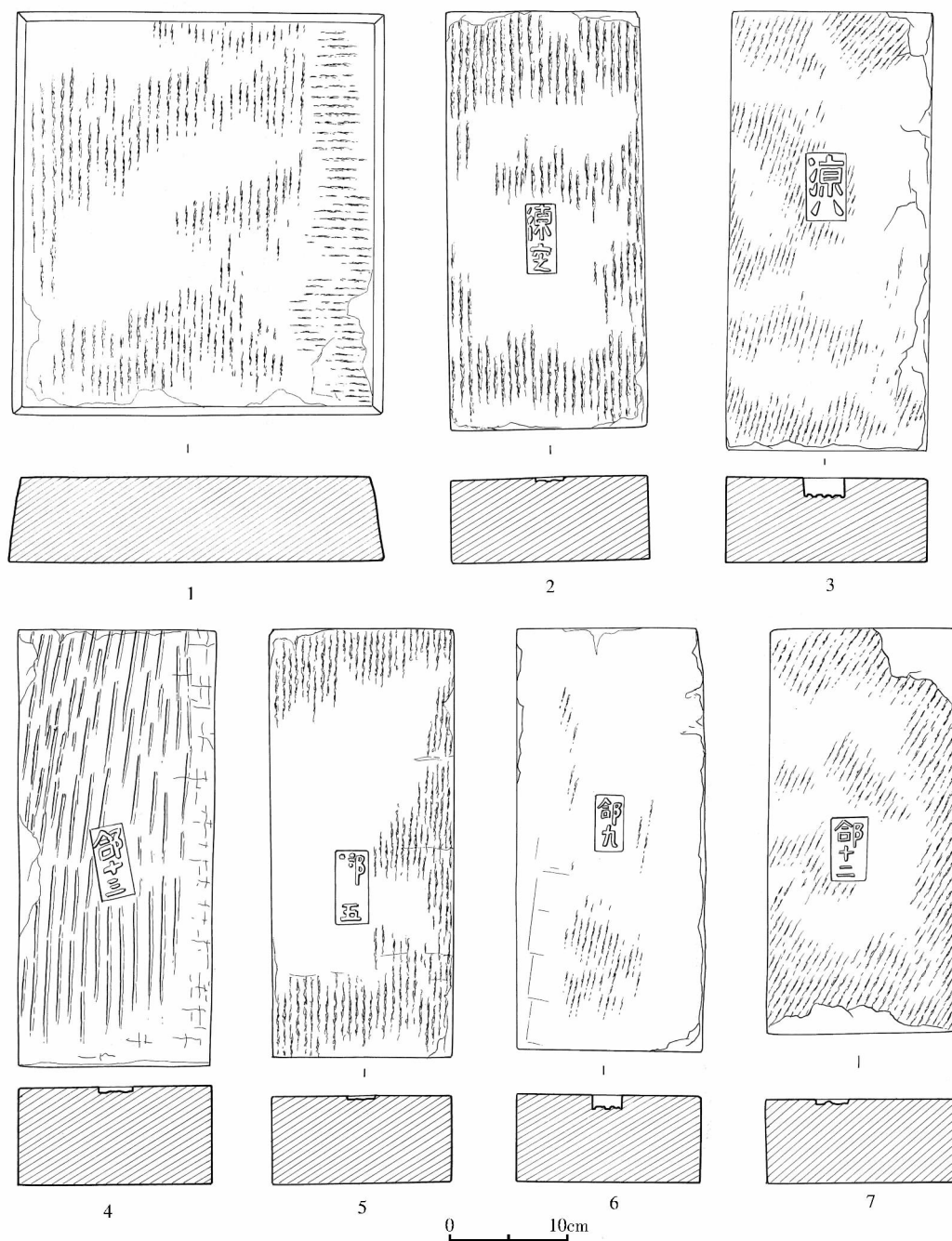
残长 27、残宽 15、厚 1.8 厘米(图一三,6)。2012 献陵南门址 T1②:38c,残。表面戳印“匠□志”,中间一字辨认不清。残长 18、残宽 20、厚 2.2 厘米(图一三,7)。

(3)花口板瓦 均残。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4②:5,残长 21、残宽 18、厚 2.8 厘米(图

一三,8)。2012 献陵南门址 T1③:55,残长 14、残宽 18.8、厚 2.8 厘米(图一三,9)。2012 献陵南门址 T2②:36,残长 11、残宽 20、厚 3 厘米(图一三,10)。

5. 砖 分为方砖和条砖两种。

(1)方砖 出土数量较少,主要包括素面方



图一四 砖

1.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3②:23 2.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50a 3.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③:29a
 4.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②:16a 5.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50b 6. 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③:29b
 7. 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1

砖、青棍方砖、莲花纹方砖等，背面有各种绳纹或方格纹，莲花方砖仅出土少量残块。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T3②:23，基本完整。素面，背面有粗绳纹，砖一侧边有砍削加工处理痕迹。边长 32、厚 7 厘米(图一四,1)。

(2)条砖 一般一面素面一面拍印绳纹，部分条砖上戳印有文字，文字以姓名为主，有单字有多字，部分文字后有编号，未见“官”或“匠”字。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50a，戳印 3 字，第 1 个字不清楚，余 2 字为“六七”。长 34、宽 16、厚 7

厘米(图一四,2)。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③:29a,戳印两字,一字似为“凉”,另一字为“八”。长 35、16、厚 7 厘米(图一四,3)。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②:16a,戳印“郃十三”。长 35、宽 15、厚 8.5 厘米(图一四,4)。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1③:50b,戳印“郃十五”。长 35、宽 15、厚 7 厘米(图一四,5)。2012 献陵南门门址 T2③:29b,戳印“郃九”。长 33、宽 15、厚 7.5 厘米(图一四,6)。2012 献陵北建筑遗址 F1:1,略残损,戳印“郃十二”。长 33、宽 15、厚 7 厘米(图一四,7)。

八、几点收获

1. 通过对献陵陵园的全面调查和考古勘探,陵园的范围和布局已经大体清楚,对南门门址、门阙的发掘发现,殿堂式的陵园大门以及门外三出阙的设置从献陵起即基本定型,直到晚唐变化不大。遗址出土的一批建筑材料为初唐建筑材料断代提供了依据。

2. 献陵陵园由于四周地势较为平坦,农业生产活动较为发达,陵园建筑损毁和破坏较为严重,这次发掘了解了文物保存的现状,为今后文物保护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3. 陵园北部的大型建筑遗址在唐陵中是第一次发现,从献陵北遗址和南门门址出土砖瓦等建筑材料来看,其规格形制完全相同,特别是在南门门址和北遗址均出土“郃十三”和“郃十七”字样的条砖,说明献陵北建筑应为献陵陵园同时期建筑。据石佛殿基座上香炉菩萨线刻图右侧(东侧)题刻中“陵寝二所宿/”及“□赐以终身供奉 陵寝许生死…/”等文字,推测献陵北建筑遗址似应为唐代献陵寝宫遗址。

4. 搞清楚了献陵陪葬墓的数量、形制、分布规律等问题。

经过此次考古调查和钻探,可以确定的献陵

陪葬墓 93 座,其中地表保存有封土的 28 座。根据《长安志》、《唐会要》等文献记载,献陵有明确墓主的陪葬墓最多为 25 座,在《新唐书》中又发现了 1 座明确记载为献陵陪葬墓的墓葬,墓主为武则天伯父武士陵,故文献中记载的献陵陪葬墓准确数字应为 26 座。关于陪葬墓的实际数量,据巩启明等人之前的调查,献陵陪葬墓共计 52 座,其中封土尚存者 26 座,封土已经夷为平地者 20 座,已发掘清理者 6 座(可以明确墓主的有淮南大长公主、虢王李凤、房龄大长公主、嗣虢王李邕)。

通过对勘探资料的分析,发现了献陵陪葬墓的分布特征以及墓葬形制和墓园结构,其主要特征是陵园外围有围沟,墓葬有长斜坡墓道和数量不等的天井、过洞,多数还有封土,等级普遍较高,规模比较大。以此为依据,最终确定了其中 93 座墓为陪葬墓。

对勘探资料的分析还发现献陵陪葬墓由南向北大致排为 6 排,受地形影响,南排数量较多,向北渐次减少。但是陪葬墓位置的远近和地位、等级没有直接关系。

领队:张吉林

发掘:张 博 胡春勃 张吉林

颜泽余 李公正

绘图:胡春勃 张蕊侠

执笔:张 博 胡春勃 张吉林

[1] 欧阳修. 新唐书(第 37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2] 刘庆柱,李毓芳. 陕西唐陵调查报告[C]//考古学集刊(第 5 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17-218.

[3] 巩启明. 唐献陵踏查记[J]. 文博,1999(1).

(责任编辑 杨歧黄)